



禹城

劲松

袁银波
罗昆禾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一 科技扶贫大爱永恒

李振声

专以记述陈克刚同志一生革命经历的长篇报告文学《禹城劲松》终于完稿，行将面世，我对此表示深深的祝贺！

陈克刚同志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从小生长在农村，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各方面情况，他都十分熟悉。他刚参加革命时就从事地下党学生运动。在上海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期间，就曾多次深入农村作调查。解放初，结合农村工作实际，他进一步深入农村，特别是老贫山区。当时，这些地区封建迷信猖獗，巫婆神汉走红，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由此，他深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虽然推翻了原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新的“三座大山”（贫穷山、愚昧山、落后山）依然压在贫困老区人民群众的头上，严重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要掀掉这新“三座大山”，就必须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马克思早就指出，一个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陈克刚认识到，要想改变老贫山区的落后面貌，首先要解决文盲、科盲这“双盲”，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因此，他在王莽村、皇甫村等地参加土改时，便积极引导农村青少年和农民成立了识字小组，办起了农民夜校，并亲自讲课。土改结束后，他虽然返回机关，但仍心系农村，心系老贫山区人民，主动当起“红娘”，引领和组织专家、教授深入田间地头，言传身教，传授农业实用技术，为农民脱贫致富架起金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陈克刚同志在深入老贫山区后，始终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在长期极其艰苦的革命斗争时期，他早已积劳成疾，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因长期下乡，旧病经常复发，但还一直坚持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曾得到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鼓励和表扬。同时，他虚心听取领导和同志们的意见，坚定政治信念，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他认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所以，他总是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经常引导和组织一批又一批专家、教授，深入老区、深入农村、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兄弟心贴心，手拉手学习他们的劳动精神和务农经验，并向他们传授实用技术，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质，搞好科学种田和果树栽培，把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在提高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方面，

发挥了积极带动作用。

儒家一直说“三十而立”，而陈克刚提出“六十而再立”。他认为老年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是家庭和社会的包袱。人到了离退休年龄、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同样可以再创业绩。他不仅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 66 岁时，他还操劳在工作岗位上，为科技兴陕出谋献策，为老区建设四处奔走，为老区人民脱贫而尽心竭力，离休后，他挑起了省老科协和老促会两个民间社团的领导重担，仍然马不停蹄地驰骋在黄土高原。他跋山涉水，奔走在老贫山区，为老区建设，为老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奉献。

当他看到许许多多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老教授从岗位上退下后，他认为，这是一批宝贵的财富，应该组织起来开展银色智力奉献，为老区建设添砖加瓦。他筹建了离退休工程师协会，参加协会会员 160 多人，为省内外 30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提供了技术力量，解决了不少老大难问题。他又组织了“讲理想比贡献的老专家、老教授支农兴陕咨询讲师团”，自愿报名者多达 2000 多名，他们按专业分成 13 个组，深入农村扶贫帮困，帮助发展生产，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陕西省老年科教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大家一直推举陈克刚同志挂帅，很快，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银色智力队伍”。该协会更名为“老科教联”后，成员已达两万多人，建立起拥有 80 多个分会的专业委员会，覆盖了陕西 10 个地（市）和省内部分重点县，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的智力网络，成为振兴陕西的一支重要力量。

“老科协”成立伊始，陈克刚就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老贫山区，把科教致富的“真经”传遍千家万户。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甚至他曾因车祸造成腿部严重骨折，卧床 7 个多月，刚拆了石膏就靠一根拐杖，便同大家一起投入到科技扶贫第一线，扶持了老贫山区的 200 多个乡镇企业，真可谓“银色智库开红花，硕果累累满天下”。陈克刚同志了解到老贫山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后，便组织了“白求恩医疗队”，并亲自带队深入农村送医送药，巡回医疗，举办讲座，办医疗培训班，传播现代医疗技术，弘扬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他先后组织了 200 多批资深专家教授，义务为群众查体治病，累计达 36 万人次，深受群众的欢迎。

晚年，在工作之余，陈克刚同志还经常研习书法，其指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说其“晚霞灿烂，成果卓著”，这似乎并不为过。

我在陕工作期间，出于工作的原因，同陈克刚同志有过深情交往。我调回北京工作后的 20 多年间，相互各忙其事，联系不多。看了《禹城劲松》，我才对他 70 多年的情况有了全面了解，也深为他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我祝愿陈克刚同志能像劲松一样，永远刚劲，永远挺

立，永远不倒，为祖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禹城劲松》的作者袁银波、罗昆禾两位同志能够深入生活，及时抓住典型，广泛采访，以其生动、形象的文字，向我们介绍了陈克刚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的活动中，抢救性地挖掘整理我党革命老战士的先进事迹，使其成为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代代相传，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200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序二 在老促会的日子里

刘力贞

在陈老克刚九十华诞之际，一部《禹城劲松》即将付梓。这是一部从多角度、全方位地记述陈克刚的生平事迹的散记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描写了陈克刚的成长过程。我看了书稿之后，浮想联翩，不禁想起与陈克刚在陕西老区建设促进会共事的日子。

说起那段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在我的印象中，陈老是位可敬的长者：他信念坚定，始终不渝；他为人正直，大公无私；他平易近人，谦恭有礼；他不尚空谈，作风踏实；他处事低调，胸怀宽广；他崇尚科学，知识渊博；他知恩图报，助人为乐；他老骥伏枥，无鞭奋蹄。他对党、对人民始终无限忠诚，特别是他对老区、老区人民和老区建设时刻牵挂，魂萦梦绕，并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四处奔走。在黄土高原及秦巴老贫山区几十个县、乡的山山沟沟洒遍了血汗，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陕西老区人民的心中永志不忘，留下了一个不走的陈克刚。他为老区脱贫致富、为老区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筹建老促会，这是他的主要功绩。1989年，陈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他看到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于心不忍。他深感由于历史、社会、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光靠政府力量使老区人民脱贫致富还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心动员社会力量，为老区建设、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献计献策。那时，陈老是中国老促会陕西联络委员会主任，为了把社会上闲置、分散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援和参与老区建设，他便四方奔走，到处求援。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陕西省首先成立了延安老区建设促进会，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而后，我同陈老一起到北京有关部门，受到杨成武同志的热情接待，他说，忘记老区就是忘本！经过一番周折，陕西省老促会终于成立了。

送科技下乡，这是老促会为老区所做的一大实事。老促会是个民间社团组织，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作为常务副会长，陈克刚坚持民主办会，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逐步形成了“民主、团结、奉献、创新”的优良传统和会风。

老促会成立之初，面临办会宗旨和方向的大问题。当时，陕西全省有50多个贫困县，多数在革命老区。作为一位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战士和解放战争年代从事党的新闻工作者，陈克刚心系老区和老区人民。当他看到不少老区人民至今仍未解决温饱问题，心中很是不安。考虑再三，他决心坚持走科技扶贫的道路，并率先组建了陕西省老区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始终坚持开发自然资源与智力资源相结合，治穷与治愚相结合，科技扶贫与精神扶贫相结合，把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开发式扶贫。那时，已至耄耋之年的陈老，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引领科技下乡，组织老专家教授讲理想、比贡献，组织扶贫咨询讲师团；召开老区建设扶贫理论研讨会；他走村串乡，深入农家；他抓点带面，搞好示范工作。在他的带动和领导下，全省两千多老专家深入各地开展多种扶贫活动，为各级党政和有关部门提出科教扶贫和可行性报告数百条，为 200 多个乡镇企业提供技术帮助，培养了 3 万多科技致富的带头人。

真是天道酬勤。老促会的送科技下乡，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南茶北移，南果北移获得了成功；元宝枫、牛黄、食用菌、庭院经济得到了推广，涌现了一大批科技致富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乡村，创经济效益达 3 亿多元。

学习白求恩，更是他们为老区人民办实事的一大举措。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多方因素的制约，陕西一些老贫山区缺医少药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素质。早在离休前，陈老在担任省老年科教协会领导时，便几次组织调查组，深入陕南、陕北特困县和地方病高发区进行调查，发现不少地方的乡镇卫生院“房屋破烂漏水（雨天漏雨、雨停漏水），病床光板缺腿，设备缺牙少嘴，看病三件（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一嘴，骨干远走高飞，医生光啃老本（缺少进修深造的机会）”的现象，以致出现“千元户、万元户，一场大病光屁股”的情况（小病爬大山，大病奔西安，搞得倾家荡产）。对此，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焦虑。特别是对于一个长期受过党多年教育的老干部和无比热爱老区人民的陈克刚，更是心中不宁。他决心为老贫山区人民解除病苦尽一点微薄之力，献一片爱心。于是，一个由省上命名的“白求恩医疗队”便应运而生。

白求恩医疗队成立后，陈老亲自带队，深入老贫山区，送医送药，免费巡回义诊，举办讲座、办班，手把手地传播现代适用医疗技术，言传身教，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精神。几年下来，这支医疗队扩展为上下左右延伸发展的几个医疗队，并正式成立了“白求恩医疗资深专家委员会”。医疗队自创建之日起，先后组织了约 200 批资深的专家、教授，深入老贫山区，义务为群众查体治病，累计达 36 万人次。这里面，倾注了陈老多少心血啊！

白求恩医疗队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赞誉，称他们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救死扶伤的好医疗队！”

如今，陈老已是一位 90 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正如张世忱先生在陈老九十华诞赠送的贺词《满庭芳》中所写的那样：“九秩尚耕耘。”按年龄的要求，他从老科协退下来，又在老专家们的推崇下，担任起《省管理科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协助

办起了《新农村建设》杂志。他每天都在研习书法，其指书有了长足进步，一些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我衷心祝福陈老健康长寿，晚年幸福，再创辉煌，续写人生最美的篇章。

（作者为原陕西省人大副主任、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序三 暮色苍茫看劲松

雷阳 赵玉斌

看完由袁银波、罗昆禾合写的《禹城劲松》（以下简称《劲松》）书稿，令人兴奋，遂欣然命笔。

古今中外，许多文人墨客都用描写松柏的气质比喻人的高尚品德，其名言警句不胜枚举。唐朝大诗人李白《古风》其十二中是这样描写松柏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意思是说松柏的本性孤傲、耿直，不会像桃李那样用美丽的颜色去招蜂引蝶。宋朝大文豪苏辙在《服茯苓赋叙》中如是说：“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者，惟松柏为然。”大意是说严冬酷暑不能使它改变，岁月流逝不能使它衰败，树木中唯有松柏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元帅则这样赞美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正因为松柏有如此的本性，作者才用“禹城劲松”作为书名，这不仅指出了本书主人公的出生地，而且也道出了主人公的为人和品质。

统观全书，作者在谋篇布局上可谓用心良苦，不仅书名用语简洁明快，紧扣主题，而且书的前后两部分章节和字数大体相当、均称，前半部，写陈克刚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学校为掩护，从事学运工作和地下斗争，后半部写陈克刚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忘我工作，积极奉献。全书共分二十六章，每章标题均为五字句，章章相连，环环相扣，脉络清晰，字字珠玑。

从第一章开始到结尾，作者循着陈克刚成长的足迹，从童年、少年和青年到壮年、中年和老年；从故乡山东禹城毛家园到济南、南京、上海和杨凌，从马栏镇到西安；从敌占区和国统区再到解放区，都怀着满腔热忱和无限景仰的心情，全方位地描写了书中主人公的成长过程，多角度地讴歌了主人公的顽强斗志和献身精神，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对老区人民的日夜牵挂和无私奉献的高大形象，展现了劲松那种坚韧不拔、纯洁高尚的品格和气质。如在《寻根毛家园》一章中，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旧居的描写，通过主人公的口述回忆，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金戈铁马、山河破碎、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使我们看到了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中华儿女奋不顾身、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生动画面。作者这样写道：“这个土房旧院当年扮演的一桩桩抗日救国革命斗争往事，实实令人难忘，这个土屋小院，曾作为当年抗日救国前沿阵地立过可贵的‘汗马功劳’！曾作为向少年儿童和青年宣传抗日救国革命思想的课堂；它曾为组织青少年开展破坏日寇‘青训’和奴化教育的策划和出击的前哨阵地；这里也是当年

极为秘密地制造和储存抗日救国斗争的急需工具用品（如破坏铁路拔道钉的工具，张贴、粉刷抗日标语的用品，刻印揭露日寇罪恶的宣传用品等）和‘武器’作坊的基地。”

1937年10月，家乡禹城沦陷后，年仅16岁的陈克刚便怀着满腔仇恨，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作者写道：“他们以‘青纱帐’和夜幕为掩护，组织青少年拔道钉，放石障，多次奔袭于禹城平原段铁路沿线，破坏铁路运输。”接着，作者对数次拔道钉的行动进行了详细描写，表现了少年陈克刚的大智大勇和献身精神。

在猛砸反动政府教育部这一段时间的活动中，作者详细描写了南京临时大学的师生员工，在地下党员、学生领袖徐璐璋、陈捷民（陈克刚为躲避敌人搜捕和对敌人斗智的需要，曾多次改名，陈捷民是1941年暑假为报考济南师范学校所改之名）的组织和号召下，联合各校师生员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1946年初春，为了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教育部对沦陷区学生出台的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南京临大”联合各校师生员工，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和请愿行动，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教育部，与教育部官员及其派来的警察厅长，进行了义正词严的交涉和绝食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被关押的八位学生代表，取得了学运斗争的胜利。作者通过这一章对学运斗争的生动描写，展现了陈克刚青年时代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1948年暑假期间，陈捷民为躲避国民党军事特种刑事法庭对他的逮捕，连东西都来不及收拾，便仓促离开了杨凌西北农学院，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几经辗转，终于来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马栏镇，投身到了党的怀抱，当上了《关中报》的美术编辑，并改名为陈克刚。作者十分深情地写道：“自此，在《关中报》社里，便少了一位叫陈捷民的名字，多了一位叫陈克刚的战士。”“陈克刚在《关中报》报的那段日子里，可以说是活跃的、快乐的，却也是紧张的、艰苦的。”接着，作者对《关中报》社的艰苦工作条件和艰苦环境及革命同志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进行了翔实的描写。陈克刚在这里感受到了革命集体的温暖，受到了革命熔炉的熏陶。

新中国成立后，陈克刚参加了土改运动、“三反”和“五反”斗争，筹建陕西省青年团等工作，并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在革命老区农村蹲点时，他深入了解到，旧的“三座大山”推到了，新的“三座大山”，即贫穷山、愚昧山、落后山，还压在农民的头上。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十分落后，温饱问题远未解决；封建迷信现象非常普遍；农村文化科学极其落后，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当高，特别是农村妇女，不识字的极为普遍。作者写道：“陈克刚深知，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不仅要使人民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而且要让人民在经济、文化科学和精神上过上幸福生活。”为挖掉三座大山，陈克刚深深地懂

得，必须“加速发展国民教育，兴办各类农村实用技术职业学校”；必须改变农村千家万户单干式的生产经营模式。于是他身体力行，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引领农村兴办农民夜校、图书馆、组织农民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和实用生产技能；他在王莽、皇甫和细柳等乡村，试办组织变工队和互助组，引领专家教授到农村给农民传授实用农业技术，使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凡此种种，作者在书中都作了详尽的描述。

1957年，陈克刚调至陕西省科协工作。这是一个刚成立的部门，为了筹建省科协，为了推广普及科学知识，陈克刚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定计划，宣讲科普知识，请学者专家作专题报告，推广合理密植法，组织大型科普展览和农科小组，成立“乌兰牧骑式科普宣传队”，引领科技下乡，破除封建迷信，帮助群众移风易俗，推广科技成果，培养乡土人才，开发农村智力资源，取得了可喜成果。应当说，陈克刚是在科技战线上带领科技人员长期坚持扶贫的一名排头兵，这不仅缘于他大半生从事科技工作，是科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更在于他对科技的前瞻性。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陈克刚在晚年仍然坚持“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可贵精神，在筹建陕西老科协、陕西老促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84年，64岁的他从省老科协的领导位置退下来以后，他对老区人民仍然牵肠挂肚，割舍不下。用他自己的话说，陕西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大半生是在陕西度过的。在延安精神的熏陶中，使我热爱这块黄土地，热爱老区人民，是老区人民哺育了我。于是他对党、对老区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对老区建设、对老区人民牵肠挂肚，魂牵梦萦；为老区建设、为老区人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力。他组织“白求恩医疗队”，为老区人民义务诊治，送医送药，送去了党的温暖；他搞科技扶贫，开发“富硒茶”，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他开发智力资源，为老区人民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他研习书法，挥毫泼墨书写了毛泽东诗词百米长卷，表达了他对毛主席的不尽思念和崇敬的心情。《劲松》一书，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教育。

（雷阳，原陕甘宁边区关中报社社长、中国驻波兰等多国大使；赵玉斌，原陕甘宁边区《关中报》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中国当代农业》卷副总编）

目 录

序一 科技扶贫大爱永恒.....1

序二 在老促会的日子里.....1

序三 暮色苍茫看劲松1

引子1

第一章 绿色满禹城4

第二章 寻根毛家园11

第三章 难忘慈母心16

第四章 故乡遭沦陷22

第五章 做客张老家29

第六章 “生态”与“循环”37

第七章 泉城怀旧情42

第九章 登上泰山顶55

第十章 朝拜孔圣人60

第十一章 初抵南京城64

第十二章 探密临泉城70

第十三章 斗争烈火燃78

第十四章 西农那时节85

第十五章 关中报社情94

第十六章 再做党的人98

第十七章 走向新天地103

第十八章 推广新科技108

第十九章 总是工作狂111

第二十章 当上“科技头”123

第二十一章 落难孺子牛.....130

第二十二章 咸阳古都情.....137

第二十三章 科学正逢春.....142

第二十四章 老骥在伏枥.....150

第二十五章 不尽智力源.....157

第二十六章 学习白求恩.....166

第二十七章 科技扶贫会.....173

第二十八章 聚焦书法集.....178

尾声184

附录186

后记227

引子

人常说：无巧不成书，无奇不成文，无情难成章。写这本书的成因，只缘其中有巧、奇、情，便得以成文并成书了。如果用佛家的话说叫缘分，用人际交往来说叫友谊。

正因为此，我们两位作者和本书的主人陈克刚走到了一起。我们虽年龄、经历有种种不同，还有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嗜好，就不一一说了，而共同的愿望都是要为老年这个群体，做点拾遗补缺的事情。

怀着这种动因，更缘于我们早已萌生的宿愿，便有了一次十分特殊的从西秦长安始发到东鲁禹城的长途之行，这里，是陈克刚的家乡。有了此行，便延伸出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

在这里，不能不再交代一下人物关系：依作者而论，为甲和乙（书中常常以此作为代表人物的简称符号）；以姓氏而论，为袁、罗、陈（因为陈是书中的主人公，对他多以其实名陈克刚或陈老相称）；以身份而论，为作家、老记者、老干部……

关键还是早先有约，这才促使我们三人今日里又走到了一起，来到陈老的楼下，那是位于西安市建国门附近的陕西省政府雍村干休所。

天色这时还早，才早晨 7 点左右，天刚刚透亮的样子。按照我们三人在早的商定，统一在这个楼下集中，乘车从这里出发，直奔陈老的老家山东禹城而去。我们向着东，向着原晋察冀老革命根据地入口处保定市地区，向着大禹治水之乡，向着东岳泰山，乃至泰山周围的地方行进，总之是一直西下而东进着的。

我们方离开西安的时候，那天是半阴半晴的，用气象术语讲叫晴间多云。且那时太阳并未升起来，我们还是看不清真正的天色。一路上行进的时候，却看见那天阴了下来，愈阴愈重，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这时甲对陈老说：“天变了，您恐怕要加衣服呢！”

陈老说：“不要紧，等等再说。那衣服，我搁在行李箱里，箱子又在车后备箱里，取也麻烦。”

“那，我停车取一下。”司机小陈便欲将车靠边。

“不必不必，等等再说。”陈老拦住了小陈。

……

我们本是要沿南线走的，但经小陈与有关方面联系后，说是南线郑州段正在修路，道路多处不通，我们便改而北线，开始了我们富有意义的采访兼采风之旅。

就十分准确的时间概念而言，这应当是农历丁亥年 4 月 14 日，公历是 2007 年 5 月 30 日。从我们本书之始，也还是要从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故事说起。

上得车后，我们的秦车（单以秦地出发而论）便径直东行。车轮滚滚，犹如奏起欢快的乐章，眼前满野麦浪，丰收在望，阵阵细雨，净化了山川原野，润人肺腑，清新的空气让人的头脑格外清爽，其情其景，激人兴奋。我们谈天说地，忆古论今，互相交流情谊广深。我们彼此忆旧思新，无拘无束，谈起人生的哲理。我们追忆往事，激起陈老浓厚的兴趣……他说：“人老了，最善于回忆往事。人常说‘忆旧’，忆旧是人生的一种‘寻根’，是一种‘回溯’。尤其是像我们这些革命一生的老人，如能到当年从事战斗的地方旧地重游，更会激起深情的寻根和回溯。”稍停，他似乎难捺自己无比激动的心情，接着又说，“我的整个幼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八年抗战和两年多解放战争中度过的。我一直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学生运动。由于地下党所处的险恶艰苦和多变的革命斗争环境，我为了完成党组织交办的革命任务，先后辗转 8 省、12 个市，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这次，我们计划走山西，过河北，主要欲赴山东齐鲁孔孟之古地、大禹治水之乡而怀旧采访寻根的。再说，一个人步入老年，早已远离了童年稚气、少年幻想、青年豪勇，即使仍保留点中年多思的习惯，恐怕也极少有“标新立异”的锐气了。但是，却增添了一个癖好，那就是总希望多做点回忆和‘寻根’‘回溯’方面的事。回忆、寻根、回溯是老年人心灵上的闲驰，精神上的需要。人们翻检旧物，阅读书刊，或与知己闲聊，或奔赴革命旧地走访、重游，都可成为开启记忆的闸门和寻根回溯值得借喻事物的机缘。

憧憬未来是青年人的福祉，人们应迎着或跟上时代步伐和创新路子前进！

“回忆和回溯革命的往事，似乎是老年人的独有抒发和专利，但人们不宜沉湎过去，陶醉于已有业绩，或追悔往昔的不幸厄运。而要向前看，因为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嘛！”陈老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又深有感触地沉吟起杨慎的《临江仙》（即《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旦吟起这首词来，自会引起他深沉而久远的联想……想到这里，他沉默了好一阵，对甲、乙二人这样讲：“此次山东之行，我就是特意来寻根的。”他最后则谈及自己为什么最喜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说这是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的名句。自己常常将此写成楹联馈赠知友，互励共勉……

车轮滚滚，景象万千，陈老仍滔滔不绝，娓娓而谈。他讲起自己早年那心酸的、曲折的、悲壮的、传奇的革命经历，深有感触地说：人的一生所受的教育特别是启蒙教育，主要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个方面构成。在婴幼儿时期，家庭尤其母爱的启蒙教育更占主导地位，我自然也一样。人常说，知人知根，莫如共同成长、生活和学习过的同学良友；知人知

底，莫如志同道合共同战斗过的患难同志。像早年参加革命，并自幼引导我深受爱国抗日革命启蒙教育，最早介绍我参加“民先”，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本村同族大哥陈荣礼，还有我在禹城县第一高等小学同级同班同宿舍的谭怀宗同学，以及共同战斗过的同学陈子俊、蔡兆法、庄殿臣、韩文渊、孙玉坤和共同进行抗日斗争的革命青年张新正、陈荣会、陈荣山等人，他们从小就和我滚爬在一起，对我自然是知根知底的。后来，他们中有人成了我小学、中学时的同窗密友，特别是共同经受了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和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们都心怀国仇家恨，所以便一起进行抗日救国斗争。这些同志，对于我的身世，可以说都十分了解。正是这些密友和同志，他们今虽已年迈处身‘夕阳’之年，但他们对于历史的脉搏和脚印，总会不时浮起这样那样的回忆。只可惜他们大都不在人世了。但是，作为我们这些曾经和他们一起闹革命的人，总不能忘记这些友人；不能忘记同他们一起的战斗生活啊！……

也正是缘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回忆，缘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这才有了这样一部书——禹城劲松。

就这样，我们一路走，一路听陈老讲着他的儿时的故事。很快，我们便到了西安以东的澄城，这是我们第一个停车点。

我们在高速公路停车点里稍事休息后，又驱车东进，跨黄河而经山西临汾、平遥、太原，再直穿河北邢台、石家庄等地。过了河北，便进入山东境内。一路上，看不尽那“千里沃野麦浪滚，万顷良田丰收景”，但似乎又是一片“山东禾绿，陕西麦黄，中原大地收割忙”的景象了。相比较而言，河南麦收在早，山东麦收显迟，我们陕西则处在不前不后中间罢了。故而，这个时候的景色，是自有它的特色的。

渐渐，河北过了。

渐渐，河南过了。

渐渐，山东到了。

渐渐，德州到了。

在德州住得一宿，蒙市委诸领导盛情接待，我们此日便南发禹城，落脚于禹城市政府宾馆，这才是我们最终要抵达的地方。在这里，便开始了我们原来安排的诸项活动，开始了我们这几日既谓之采访，也称之旅游的富有意义的一段生活。

第一章 绿色满禹城

—

刚抵禹城，陈老即给我们讲起这里的历史，此乃是一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富饶美丽、物产丰富的土地。

史称：“济北汉之间平原，古祝国，皆今禹城。”禹城幅员广大，名胜古迹众多，因经历代的战乱变迁，迭遭破坏，如旧县城唐朝李铣将军所建的城墙和县内诸多历史遗迹多已无存。再像哀公时赵鞅伐齐毁高唐之郭，昭公时齐侯唁公所莅之祝阿古城，隋朝开皇时掘得的古冢阿阳古城，汉耿弇与张步对垒之南营北营……以及至今已不在禹城县境之晏婴城，距县城百里外之曹城、瑗城、源阳城、高唐故城等，均已难寻原貌。正所谓“亭台楼榭不复见，空留怀忆在人间”了。

现存的古迹当首推泰禹楼，它俗称钟楼，位于县城东街，建于金章宗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楼内有钟重达数千斤，声闻30里；禹王庙又称禹庙，它位于县城西门内，旧祀于丽樵楼上，明万历十二年，知县张克宽改建于此；城西具丘亦称贝丘，世传大禹治河筑此，作望水丘，后建禹庙，境内庙宇甚多，邑民独崇禹庙，每月朔望上香；奎兴阁讹称魁星阁，祀文曲星君，明嘉靖年间知县宋儒于文庙后射圃，筑台建奎星阁，清嘉庆年间知县董鹏翔倡建义学于射圃，移建奎星阁于县城东南角；关帝庙在县西门内，建时尚早，明嘉靖年间邑省祭官张东鲁重修，并供关公木像；八蜡庙位于城内东街泰禹楼旁，为明洪武三年所建，这里的八蜡庙指先啬、司啬、农神、邮表、缀猫、虎防、水庸、昆虫，后专为驱蝗所设，每年十二月初八为祭日。其他还有崇圣祠、城隍庙、龙王庙、火神庙、先医庙、马神庙、刘猛将军庙、真武庙、东岳庙、社稷坛、先农坛、历坛、禹迹亭、野井新亭、学宫内建置。明伦堂内有东坡枯木石刻，大成门有朱文公“耕文钓月”石刻等。冢墓有慕容白曜墓、李民瞻墓、刘纲墓、刘中立墓、马魁墓、李守正墓、杨堪墓、孙延长墓、任家冢、灰冢、薛老冢、九女冢、双槐冢、刘氏祖坟等。僧寺诸如法云寺、兴云寺、圣寿寺、油张院寺、洪福寺、正觉寺、永庆寺、兴化寺、大云寺、白塔寺、邢家寺、石佛寺、德全寺等。相比较而言，禹城的名胜古迹还谈不上海内外闻名，但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在大革命和红军长征年代，早就有先知先觉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禹城的广大军民，曾同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进行过殊死搏斗，有过无数次生死的较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

此刻，我们的小车，正行驶在禹城大地上。今我们已纵行五省之地，感觉大致相同：有

山，有水，有树，有木，有花，有草……然而，褐黄居多，绿色显少，枯燥居多，清秀却少。但是，今在禹城境地，感觉大不相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公路两侧那浓密的林网遮天盖日，郁郁葱葱；透过林网的间隙看到片片麦田，条条水渠；鸟儿在林中鸣叫，蜜蜂在花丛采蜜；空气是新鲜的，清爽的；土地是湿润的，肥沃的。虽是炎炎夏日，这里却似凉爽的初秋。我们一路行，一路赞叹这新的景色。乙一时兴起，欣然动笔，写下这样的诗句：

驱车齐鲁行，穿林进禹城。

兴高望四野，葱茏复葱茏。

林带蓄豪气，麦海吹南风。

百鸟鸣啾啾，花丛舞金蜂。

荒滩生茂草，沙砾湿蒙蒙。

原野遥无际，村落隐树丛。

柳絮随风飘，处处和谐情。

虽然不足一千，却也有 990 平方公里，这便是禹城拥有的总面积。正所谓一马平川，绿野无边，无疑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禹城市区西北 5 里处有一高台，顶上有亭曰“禹王亭”，本属古建，但“文革”遭破坏，后来又重新修起。我们今来禹城，自然少不了要来这里参观。禹王亭位于禹城十里望回族乡十里望村东南，亦称具丘。建国初期，具丘的土逐年流失，现丘高仅 8 米，占地面积 2000 余平方米。明代，为纪念大禹治水的恩德，禹城人在具丘上修建了“禹迹亭”，清代重修时改称“禹王亭”，亭内立以禹王的塑像，是禹城十分神圣的地方。

世传，具丘为“禹治水筑此，以望水势”，后人称“具丘山”。且人们考虑治水的恩德，举出大禹，用禹命名这个都邑（禹城）。这样流传很久，有人就连具丘（禹王亭）这个地方也用“禹”来命名，从而阐明了县名禹城及禹王亭等建筑物的由来。

1974 年，禹县的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首先发现了灰土层，后又陆续发现单孔石铲、黑色蛋壳陶残片、石斧、卜甲片、陶弹丸、陶纺轮等。根据省博物馆的鉴定，这些文物均属 4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古人使用过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被定为龙山古文化遗址。所以，到了 1977 年，这里被批准为山东省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陪同我们参观的是禹城市党史办主任徐光辉，他对我们说：“到了禹王亭上，视野就更开阔了，看得就更远了。”的确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先参观、敬拜了禹王殿，再登上禹王亭。传说这里是禹王治水时筑起来的，他曾无数次在这里疏导江河，察看水情，以引河入海。当时，他劳神焦思，薄衣少食，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橇，不辞劳苦；他外出治水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的美德传天下，流于后世，千古传诵，万民敬仰。今站在